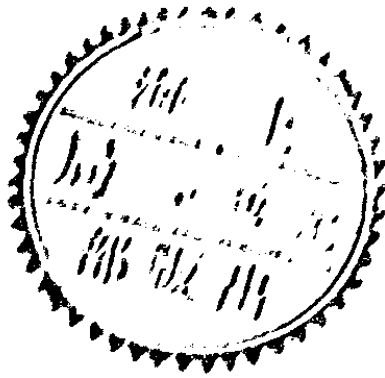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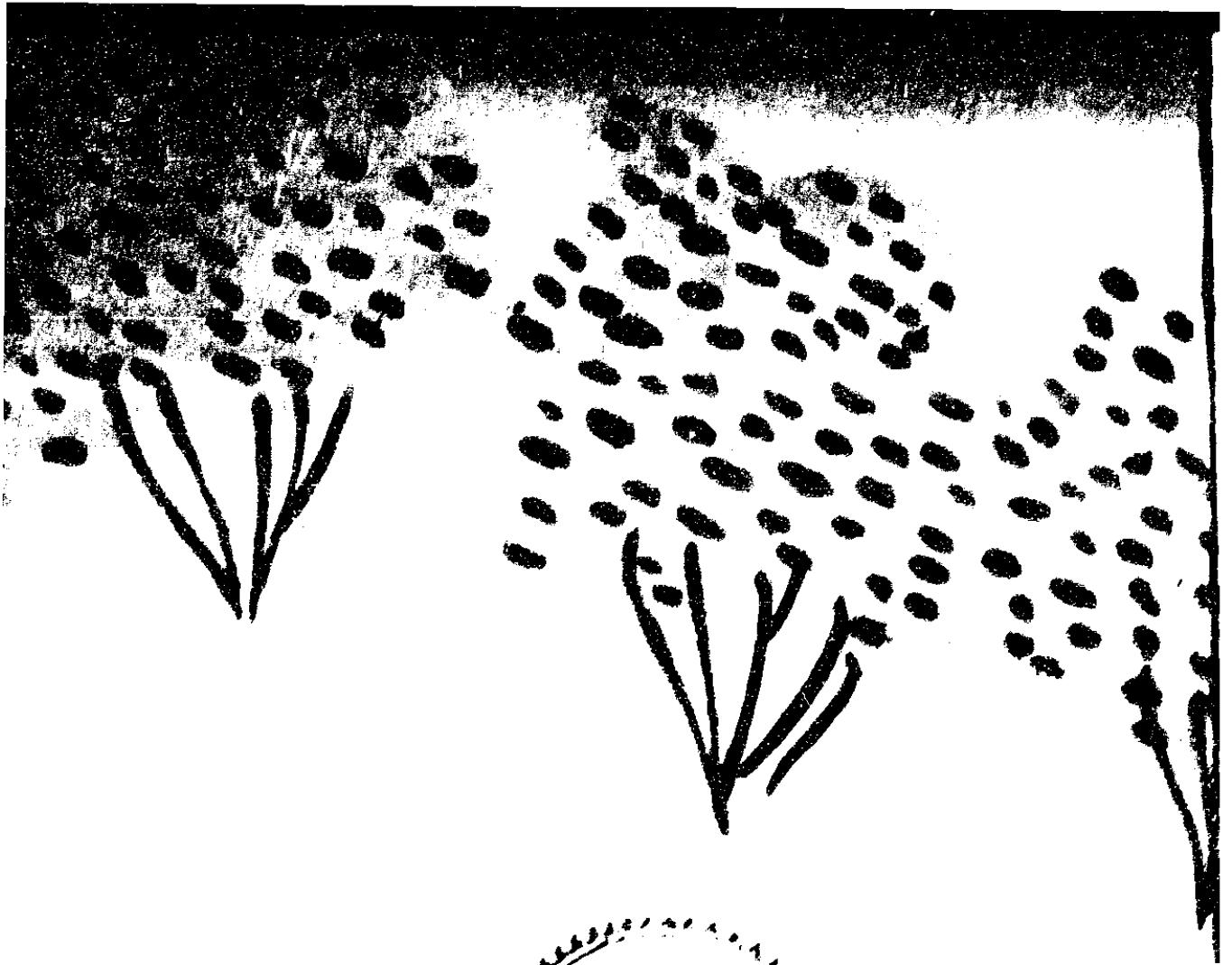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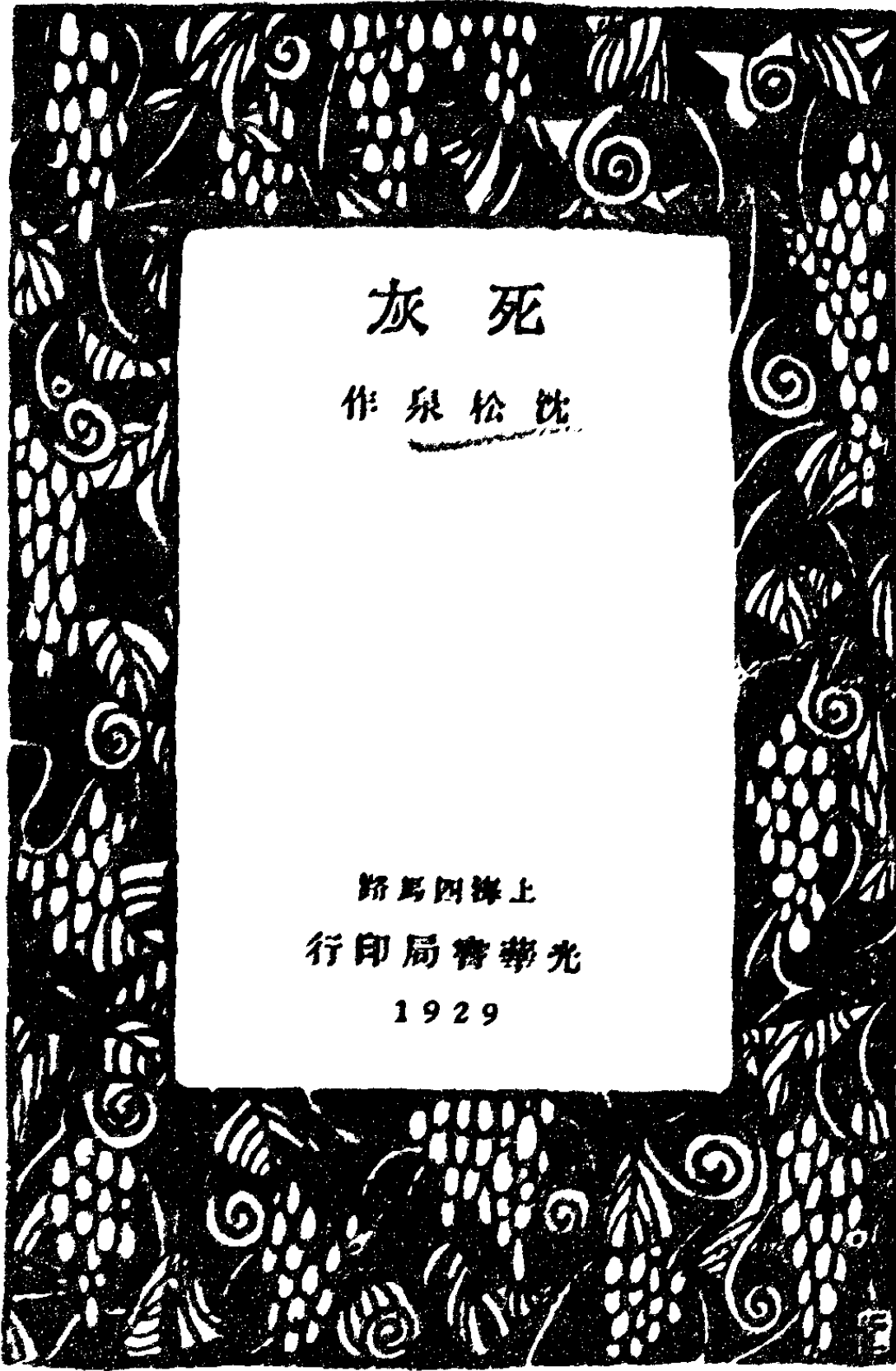
死 灰



灰 泥



3 0605 2910 8



灰 死

作 泉 松 枕

路馬四梅上

行印局書華光

1929

一九二七年四月初版

一九二九年三月再版

4001—5000册

本書實售貳角五分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錄

三尔之陷	一
輓絕	一七
非燥與蓮心	二五
蕭聲裏	三九
枯葉日記	五三
死灰	六七
轉莖	八五

題記



(南)

爲某種將開不時襲來的時候，我絡繹的寫下了一些粗淺幼稚的東西。像在這本集子裏所包含的便是其中的一部份。雖然是粗淺幼稚的，特將自己看了也要發笑，然而這在我過去的二十幾個春秋之中，是僅有的一點紀念，我也就因此愛牠了，乃至於把牠印出來，這無非是一敵帶自珍之意。

時的少年的青春，在我已如風一般的過去了，不曾留下一些痕跡。這青春的夢，將輕輕地落到少年的肩土。從此青春的少女將不復

加我以青睞，在清麗的賣花聲中我也不再作捧着花朵跪獻在我的戀人之前的空想。從此我將踏入不再爲人眷愛也不再敢作隨想的孤單的旅途了！

然而那確是可以令人留戀的啊！當夜涼如水並月花陰的時候是何等幽靜甜蜜；當燈紅酒綠擁抱爲舞的時候又是何等癡狂若醉啊！而少女的佻率的儻觀，蕩婦的含情的斜盼。當那時又是何等銷魂醉心的時候呢！

而這一切又是什都在我面前聳着肩揚着眉的炫耀過的，肆着牠們的勝惑的技量，隨後却又匆匆地輕易地把我遺棄了。剩下的惟有淒涼與孤獨，這啟示我今後當走的路程，和從前的空想自覺。

我不再作自慰的空想了。我已把我的青春葬在飄零的落花之中。

在這裏的呻吟不過如啼春的子規，除了哀傷，無復他言，卽此便是我的
青春的葬禮。

這裏，讓我來唱一曲青春的葬歌吧；

哦，青春隨着枝頭最後的一朵花兒謝了，
哦，懷春的少女從此將不復加我以青睞！
哦，你的孤單的墓上掩護着瓣瓣的落花，
只有一支傷春的杜鵑在爲你唱着哀歌。
哦，我從此將被遺棄在荒涼的紗櫥之間，
熱情的舊婦也不再讓我撫摩她的髮奶；
那狂熱的擁抱的瞬間呀，那歡樂的舞蹈，

唉，我不再能夠自由得來，除非用了金錢。

唉，我在空想之中也曾幻見了一個美人，
嬌嫩我一雙白的大腿和一個紅的櫻唇，
唉，還有一對高聳的胸佈着電掣的酥乳，
唉，那是愛的墳墓呵，我在空想之中建造。

我自己建造了墳墓把自己的青春埋葬，
我幻想出的美人我就在睡夢之中安享，
唉，但是青春已經去了呵一去而不再回，
唉，少女的熱情於我將成為天上的絕響！

哎，青春已是去了呵，那還能得青春再來！
哎，青春呵，你的墓上將長滿了亂草青青，
別個青春都已沉溺在慾慾呵，誰來哀你？
哀你的只傷春的杜鵑，但不久也將化灰。

待到幾十百年之後，有一對青年的男女，
他們在青春的墓上攜手游眺，接吻擁抱。
哎，他們在青春的墳墓踏平了，寸草不勝，
死了的青春已成為青年人踐踏的骷髏！

哦，死了的青春呵，你青年人踐踏的屍體！
你留下的奇蹟將爲世人珍重，或者輕棄；
但你也曾享有了一切惡魔忌你的東西，
那大鵬纖腰纏膝媚眼啊！你已不死不死。

哦，青春呵，我這里爲你唱着永生的贊頌！
因爲你已享盡了那大鵬纖腰纏膝媚眼，
你已不死了，哦，你將永永誕生在天國中！
因爲你曾撫摩過蕩婦的奶與少女的奶，
你已不死了，哦，你將永永誕生在天國中！

死

灰

三年之隔

松樹很快活的手裏擎着幾本叢書，一個皮球，從學堂裏興匆匆地跑回來告訴他母親道：「媽！我在學堂已經畢業了我考的是第三名。你看我手裏拿的，便是校長先生給我的獎品。媽，我把這個皮球給素雲妹妹好嗎？」

他母親聽說他唯一的寶貝也似的兒子考了第三名，而且畢業了，臉上露着笑容，囑咐他說：「你肯把皮球給素雲妹妹，這是再好也沒有的事。不過你一天大一天了，將來跟素雲拌嘴了，又使出孩子氣來，問

她要說，那可要惹人笑話的！你快點到隔壁去吧！她們的學堂比你們先兩天放暑假，索雲妹妹一個人在家裏寂寞的很，他正在等你呢。」

松雲的母親和索雲的母親是姊妹倆，而他們連襟倆又是意氣相投的，爲了便於互相有照應些，所以他們兩家相比爲鄰，還開了一個便門。這天松雲從便門裏走進索雲的家來，看見索雲坐在一只低檯上，她正坐在她後面替她分梳兩條小辮子呢，他便叫了一聲姨母，一面却對索雲把右手的食指在臉頰上刮了幾刮道：「纔在梳頭嗎？一放了假，便睡到這麼遲！」

索雲看見松雲手裏拿着個皮球，也不管他是在惹她，歡喜的叫道：「松雲哥哥，這可是給我的？」

「是的，正是我特爲帶來給你的；你要仔細的玩，不要一弄就壞。這

是我今天在學堂裏領到的獎品呢。」松雲一面說，一面把皮球遞給素雲，而且臉上露着得意的笑容告訴說：「我今年考在甲等第三名。」

但是，他不怕受人說話的素雲，沒有等他報告完他得意的事情，她早忿忿的撇起了小嘴唇兒說：「你考了第三名，所以皮球還不會給我，便先來教訓我了！我不聽了，我不聽你的皮球了！」嬌小的素雲她往常發怒起來總要強着頸項的，這一次技巧她母親在給她分打兩條小辮子，她倒不能強了，只能攥緊了雙眉，瞋着眼珠，表示她是在發火。

「素雲！你哥哥好意把皮球送你，不謝謝他，倒反來受你的話！你看你哥哥今年才十三歲，已在小學畢業了，還考在第三名，你也十一歲了，成日你不想讀書，只考在第七名，你到十四歲時怕還不能畢業呢，這就你不及他了，還要多掙嘴舌！小姊妹們裏總要相和氣氣，不可一見面就

關了起來。一披掛說着，已把素雲的兩條小辮子打好，梳得光光的，頭頂分着一條很清晰的線。

素雲聽見鍾姐親手替她梳髮，把她自己抑低下去，這不啻殺了幾千頭驕矜的跋扈，鍾更其氣了，離了鍾阿才打發暗所坐的低矮子，跑到面湯樓那裏去洗手，只不理松雲。但是過不一會，松雲的皮鞋，終於到了她的手裏。

這平靜的暑假在悶熱的空氣中過去了一多半了。一天下午，大家吃過西瓜後，松雲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便問素雲道：「倘使我到別地方去讀書，你便沒有伴侶了，你會感到冷靜麼？」

「那是自然冷靜的。」

「我來告訴你吧。」松雲說：「我再過不幾天，便要到香港去讀書。」

了。是我爺爺說的，那邊有一個聖保羅書院，英文是極注重，我爺爺他說要送我進那個學堂。妹妹！我將來到那個學堂裏去學會了一口外國話，回來你怕聽不懂我講的什麼呢？

「什麼？你要到香港去唸書麼？你爺爺不是也常到香港去做生意的？那離上海很近呀！說是那邊還有你們的一家親戚？」素芳接連着問。

「是的。我的姑夫姑母，就住在香港。我爺爺也時常去做生意的。我爺爺說，那地方真好呀！電車可以開上山頂，山路上可以行駛汽車，你說希奇不希奇？我將來到了那邊，定要詳詳細細的告訴你。」

「真的要去嗎？那你昨天拍皮球欠下我的一千五百元平心怎麼樣？」

「現在就給你打了吧。」松井很爽快的把右手伸出來。

「不要了，我不要打了。」索然沈默了一會說。

「那麼，你要怎樣呢？」

「……」索然不響。

「不如這樣吧：你隨我一道到香港去，我們一同讀書，一同玩耍，豈不好！住也可以住在我姑母家裏，我姑母她是很歡喜我的，自然也會喜歡你。」

「這麼好！倒挺好的，只怕爺爺媽媽不見了，我會到街上去敲腳，偷雞賊，人」（自）上樓人來不見了小孩子，候着人到各街上去敲着腳，敲着失落的，孩子，敲着那失落的，孩子。

他們二人商議了許久，終商議不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

離松雲到香港去的日子越過越近了，細細忙著製備行李衣服，即使是每天過來幫忙，他們姨表小姊妹倆也好像知道長別了，各各不十分快活，家裏好像有什麼重大的變故，立刻要發生的那樣，空氣嚴肅得很。

瞬息間已到了松雲動身的前一天，素雲茫然的來問松雲說：「哥，你明天是要決定的了？」

「……」松雲對他姨表妹呆了看，應了聲「是的」，忽然覺得鼻孔一酸，他的雙頰便有兩行異常灼熱的清淚流下，雖則是小孩子的天真，但是那種惜別的悲涼的情調，也就打動了他們的心坎。

「那麼，你幾時可以回來？」素雲把烏黑複雜的頭拍了起來，一對圓大而可愛的眼珠在向松雲注視。

「總要三兩年吧。」

「怎麼要三年嗎？那不太長久了嗎？」

「三年算什麼長久呢，母親時常說的，我們從前一點不懂人事，正在吃奶的時代還在眼前呢，這一忽兒我們便都已這麼長大了；那麼，三年之隔算什麼長久呢？而且別人家的夫妻還有十幾年離別的呢？你不會聽人說過嗎？說是有一家姓陳的人家，丈夫到外國做生意去了，十年沒有信回來，撇得他妻子好苦，後來……」

「這故事我已聽人說過的了，不要說吧。」

大家靜默了一會。

「你胆大些吧，上海地方又不會有老虎來吃人的——好在我三年後一定要回來的，父親不來領我，我一個人也認得回來，那時候我們

又可以一同拍皮球，一同玩耍了。

這一晚上過去後，便是松雲要隨他父親去香港的日子。松雲一清早便起來了，那些玩具大半送給索雲妹妹，他自己更沒有什麼料理的，——行李衣服，早經他母親製備舒齊，到了下半天，他便隨着姨丈和父親，雇了三輛車子，直向輪船碼頭而去，（姨丈是送他們上碼頭的。）當離家時，母親，姨母，索雲妹妹等，都從弄堂裏直送到街上。他在車上回過頭來，看見索雲尚在向他揮手示別，他便也點了點頭。

他們兩小分別了。他們倆的孩子時代過去了，他們倆互相認識不避嫌疑的，天真的，黃金的孩子時代從此與他們長別了！

光陰是快得比輪船快的火車還要快，纔離上海不久的松雲，在南洋的一個小島上匆匆的度了三個年頭現在回來了。他已是十六歲了，

已是一個長身立立的少年，他本想在香港保羅書院畢了業才回來，但他好久不見見上梅，不見見他最親愛的母親，更好久不見見他三年來時常入夢的可愛的索雲妹妹，便趁着假期，趁着他父親要回上海辦貨，強跟着他父親回來了。

這天晚上，這小家庭裏便辦了一桌饕餮的網席，替他們父子接風。在席上，松雲方始看見了索雲，索雲也看見了松雲，不過她的態度異常的靜默，從前她總喊着松雲叫哥哥，現在雖然喊母命她叫媽也不叫；從前他們兩小是很親近的，現在雖松雲向他耽耽而視，她卻往往把目光避了開去，往往假癡假呆的不理他；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變遷呢！但是她的眉發長得美了，那烏黑的髮辮，那端正的臉蛋，那清秀的眉毛，那紅潤的雙頰，那朱唇的小口，那苗條的身材，那在執着筷子的白嫩的小手，

雖則她只不過十四歲，却已生就了一種美人的風度。她那俏然的嘴，不但是個美人，簡直是個仙人。松雲對她望着，不由自慚形朽起來。他想起從前在她豐潤的臉上接吻，在她纖纖的手心上撫觸，這些事好像都在夢境之中。現在別說同她接吻沒有那種細分，就連她的青睞都沒觸享受了。他做夢也料不到他回來之後，雲雲會這樣冷待他。一唉！早知如此，幾是不回來的好！他自然起來，忽又轉了個念頭，以為「也許她因為我出出了三年一封信也沒有給她，不要因此怪我嗎？也許因為今天是別後第一次見面，女孩兒家照例要怕羞吧？……」

席散之後，松雲很想問問雲雲別後的境況，他自己是有無數的話要告訴她；他要告訴她香港的风景；他要告訴她在海中的艱難；他要告訴她什麼想寫信給她，但因為恐怕信寫得不好，會被她嗤笑的緣故，終於

寫好了也寫在字條裏；他要告訴她別後天天記念著她；他要告訴她什麼寫信來問她討一張相片……但是素雲却只緊緊的倚定在她母親的身邊，她並不看他，她真長成一位靜淑幽婉的小姐了。她靜靜的聽松雲的父親講起松雲在船上暈船時嘔吐狼藉的光景來，她便向松雲投了一眼，分明顯出她是很關心松雲的事情，但一見松雲正在往親她，便立刻把她的目光移過別人身上。

她是那麼美麗而高貴，她是那麼高貴而幽靜。

接連好幾天，松雲總沒有機會同素雲講話，她也不來找他說話。不過小別了三年，他與她之間，就這麼疎遠疎遠的疎遠了開來，實在他們天真而寶金的孩子時代是早就過去了。

有一天，松雲實在悶極了，便跑到隔壁姚母家去，姚母沒有在，素雲

却坐在一張藤椅上，看一本裝潢極精美的書。松雲便走近索雲坐的地方，問道：「妹妹在看什麼書？媽呢，那兒去了？」

索雲見是松雲，便微含笑容的招呼他坐了，也不回答所看的是什麼書，只說：「母親在樓上呢。」說着，便舉了那本書到樓上去叫媽母親去。

……忽兒媽母下樓了，松雲便有一搭沒一搭的胡談了些時，只不見索雲下來。松雲覺得完全失望了，胸中充滿着一腔不可言說的忿懣。心想：「她竟這樣的冷待我，究竟爲了什麼呢？」——我曉得了，她現在長得那麼美，她是一位千金小姐，自然不把我放在眼裏了。也許她自我到香港去後，另認識了一個比我好十倍的人，所以她現在就那麼看不起我，唉！不想離開了三年，一個女孩兒的心腸就變動的這麼快，就變動的這

隱隱告。他忿怒懊悔的想着，便茫然的辭別姨母回家。

這天晚上，晚飯過後，松雲獨自垂着頭在沉思，他想起「早知素雲如此變心，悔不當時不去香港的好」！但在無意之中他聽見他母親談起說素雲已於今春三月中許配給人家了。母親還說呢，說：「素雲一向是活潑可愛的，自從訂了婚後，忽的變得十分沈靜，不大再笑。這樣的女孩兒才叫人歡喜，才不是小家子腔。只可惜——」母親說時對松雲望了望，也覺到這個消息很刺他的心，便不說下去了。而松雲却以默默的從在一座藤椅上，兩眼緊閉着，蹣跚他的右足亂踏，裝作毫不知心的樣子，但他的眼角已有兩顆晶圓的淚珠滾滾出來。

明天松雲遇見素雲，便強裝着笑容對她說：「原來絲絲已訂婚了，恭喜恭喜！」素雲斜睨了他一眼，她忍不住了，把從舞白的手巾拭着兩

熊，唧唧的喘喘着，想說一句話，終于翻了一會，很快的走了開去。松雲見她走的時候，她的兩肩在不住的震動。

松雲第二次到香港去了。又是三年之後，他在聖保羅書院畢了業，由他姑父的介紹，便在香港的一家銀行裏當書記。一天，他接到上海的來信，說是素芳妹妹已定於某日出嫁，家裏人都希望他能回上海吃喜酒，并盼他能够出力的襄理其事。

割絕

這是他第一次爲湘靈流淚了。

今晚上的月亮雖是圓滿，雖是清輝皎潔，在他看來却愈覺得孤獨，愈覺得悲涼。在一個月以前，同是在這圓月之下，他身旁有個髮影如雪，玉肌映雪的湘靈，她欲語的靜靄，她含笑的微笑，她清麗而細軟的語聲，她柔嫩而光潤的纖手，都足以使他夢魂顛倒，但在今夜啊，意外的月光，既映着他的孤影在樓板之上，也是一個人懸着幽欄坐着。他對着這足以引人不勝回首的前塵的明月，不禁流出幾行亮晶晶的熱淚來。他覺

得他的胸脯緊貼面頰，竟是不須顧忌他的哭聲足以破綻這沈沈的深夜的時候，他真敢放聲一哭以舒放他的悶氣；但是他不敢，他祇好拿着手帕子掩住眼部，他的胸脯竟在顫慄着，他的鼻子還在酸着，他的熱淚竟在不斷的流出來。

一點也不錯的，這是多麼一個奇蹟呀，他所全身心寄託的表妹湘靈，平日也曾表示過愛他的湘靈竟會從了她父母的意見，應許嫁給別一個人，這是多麼一個奇蹟呀！他幾年來夢中也想把他據為已有的湘靈，隔了竟會從他手臂之中奪去，從他手臂之中逃去，不啻使他落了許多製造眼淚的資料，他從來也想不到她竟會如此的。

「原來她從前說愛我，說她愛我的心比我愛她的心還要深誠，這些話都是假的！她說願意永久同我在這月光裏敷衍笑語，但是她現在

快樂同一個素不相識的男子共親夜席了！雖說是父母之命，她不能反抗嗎？她不能明白宣布同我有愛情嗎？原來一切都是假的！我如今才曉得女子的心腸譬如蛇蝎！他越想越恨了，他恨不得自己能有一柄小刀來對她復仇；他起始想將他今天晚上爲她流的淚是太沒有價值了。

湘靈嫁了，竟然嫁給別人了。嫁後一個月，她歸寧回母家來，順便到她的姑母家來望望她從前的情人，她的表兄。他們經過這重大的變遷之後，仍是第一次相見。他不得不勉強露出露着笑容的表示歡迎，他第一句話就說：「你們夫婦想來很好？我願你們的愛情永永不變！」

她臉脹無語的向他注視着，她覺到他第一句話就使她心裏有些不自在，有些懊惱。

「爲什麼不嫁呀？蠶妹，我在說呢，我說願你們夫婦的愛情永永不變。」他怕湘靈沒有聽見他方才的話，便又加重的補說了一遍。

「……謝謝你！」她回答的聲音很低。

他們經過了三數分鐘的沈默以後，他想得了一句很好的話，便道：「蠶妹！我覺得你很孝順，我更羨慕你一點，也不作難的應允你父母的意思而得嫁一個好丈夫。如今你們伉儷情深，夫婦相得，真算得你的孝順之報。像我這樣却正同你相反，我幾次違背了我母親的話，把許多給我做媒的人全回絕了，想等一個能愛我的女人來嫁我，誰知我到現在還只是一個身體！蠶妹，你想這不很可笑嗎？」說着，他自己便頹喪着笑起來。

她不響，她轉過頭去，好像很不願意聽這些話。

「是嗎？妹妹！……我好像沒有同你說起過吧？有一個女人，我是真心的愛她。甚至乎一天不見她，我便吃不下飯。她也說愛我，她說她除了我嫁什麼人都不願意。但是隔了不曉得爲了什麼，她竟嫁給別人了！她叫我流了不少的眼淚。真的，妹妹！我當初確實很爲她流了些眼淚。但到後來我覺得這是不值得了，她是那麼薄情，一點也不念舊情的嫁給人家，我爲什麼還要爲她哭泣呢？所以我現在心中倒很舒暢。我幾還想再找結識一個女人給她看看，也好叫他曉得我除了她不是沒有別個女人來同我耍好的。……」說時，他興奮起來。

她有點兒不耐煩了，昂起她的頭來，臉上露着一種氣惱而又錯愕的形容問道：「你儘把這些事情告訴我幹什麼呢？」

他聽了她的話，好像覺到已復了仇了，便很得意的笑起來：「我不

過告訴給你聽聽罷了。我——因了這樁事心裏實在也很難過，我現在所以不怕你討厭的把這件事告訴你，雖無補於事實，但借此疎散疎散我的悶氣也是好的。……

「……」
「也許她有甚深的苦衷，所以才不得已負了你，你不曾仔細探聽明白，何可貿然便怪她呢？」

「……」
「她有什麼苦衷！打聽我不知道嗎？她只是嫌我窮，不能滿足她的欲望，不願意嫁我罷了。她那種人會有什麼苦衷！」他氣忿忿地說。

「我以為世間的事情總不可一概而論的，你不能有了自己就沒有別人了。——況且這些全都是已經過去的事了，去想他做什麼。空自煩惱又有什麼益處？我勸你以後還是平心靜氣的考察一下，不要如此枉自動怒才好。」她這樣勸他。

「你的話固然不錯，可是我不曉得怎樣，總是越想越恨的，實在她也太欺負我了！」說着，他便從書桌的抽屜內找出一條白絲巾來，「那條絲巾是從前湘靈送給他的。」給她看道：「妹妹，你瞧！這條絲巾便是那個口說愛我而臨了嫁給別人的那個女人送我的。我倒很小心的保存着她的贈品，她却一點也不留戀的嫁給別人。我真是一個傻子！我爲甚麼還要保存她這毫無情意的贈物呢？」他愈說愈興奮起來，便拿了那把剪子把條絲巾剪成一條條狹長的白片，隨剪下隨亂丟在地上。她看他那樣遏止不住的狂怒，便強裝着笑起來，但是一陣陣的熱淚却不由自己的奪眶而出。

湘靈哭了，她終于被他逼迫得哭了。在她的嗚咽聲中，他跑得極好

他在說：「……………我並不是負心，實在是不能違背父親的大理！」
——血族不能結婚。……………」

他已經得最終的勝利了，他對她已報了仇了。她是哭了，她已償還他前次爲她所流的淚了。當她愁着離別辭別回家時，他倒還教他的最後一句話說：「靈族！我很感謝你老同情於我，爲我流淚，但是我說的那個女人真可能，我幾時總想再找一個比她好看的女人給她看看，叫她知道除了她不是沒有別的女人來愛我的……………」

非蝶與蓮心

正是中華民國三年的夏天，上海製造局南北軍開戰了，機關鎗，炮，火光，從城裏到租界人力車要三元錢，橫街的巡捕，肩着箱子亂跑的錢，難者，謠言，晚上黃捕在中華船上的探燈，騰貴的物價，平日冰冷指指，一旦擁擠不堪的旅館，……全上海起了騷亂。在這騷亂中，從上海到蘇州，從蘇州火車站到閶門，從閶門進去到桃花塢，從桃花塢到興隆橋，才十幾的步，非蝶全家從上海避難到蘇州興隆橋那用一家相識的姓鄭的父執家去。

這一家人家雖不能說是大戶人家，但前三間後三間，也頗具室奧規模。大門前臨着一泓曲水，門後便是一條很闊的城河，河那邊便是有幾千年歷史的蘇州古城。立在後門那里可以望見東角上高聳着的北寺塔，可以望見城河中的落日歸帆。

過了幾天，那非蝶同這一家人陌生人全認識了，尤其使他最熟悉的，是他家一個剛九歲名叫蓮心的小姑娘。她有靈慧的眼睛，她有弧形的紅脣，她有俏俏的眉宇，她有白嫩的臉龐，她還有一雙又纖軟又溫柔的小手。她蹦蹦跳跳來，聲音像黃鸝兒在歌唱那麼，婉轉而又好聽，非蝶在睡夢中也常會聽到的。

「非蝶，我們到城河邊去捉螺蛳去罷！」蓮心這樣對非蝶說，那是夏天黃昏時候，太陽快要被很高的城牆遮蔽了，城河裏有一只掛着綠

的船在行着，落日的餘輝映在水面上，發出無數條在屈在伸的金光。正是夏天，四圍的青草哇哇地在叫，偶然有一隻跳上岸來，看見有人，便又渾的跳到河裏去了。

「螺螄有地方捉麼？怎麼樣去捉呢？」非蝶在上海從來也不曾聽見有人叫他一同去捉過螺螄，現在聽蓮心這麼說，便很覺得詫異。

「你跳着腳，跟我來！」她川一雙白嫩的小手招他。

過不多時，夕陽已經被城牆遮蔽了，西面的天上一片紅霞，照得十分美麗。夏天日長，這時離人家還沒上燈火，可已是該吃晚飯的時候了。他們吃晚飯了，小菜中有一碗燉的螺螄，這便是非蝶和蓮心兩個小孩子的成績，他們也時常誇說這是虧得他們倆捉來大家纔有得吃的。

非蝶這一個夏天在蘇州城中過的生活是極和平而溫甜的。蓮心雖是他的新朋友，他一見就成爲極要好的，而且他覺得在上海所有的小朋友全沒有蓮心那麼美麗，那麼溫柔，那麼使他念念不忘。蓮心實在可愛，她從沒與非蝶拌過一句嘴。

革命黨失敗了，袁世凱的兵終於保守住了上海南市的製造局，而且還把襲擊製造局的革命軍打退。勝敗是決定了，人心騷亂的上海，慢慢的便安靜下來。非蝶的父親雖是蘇州人，向來是在上海做生意的，所以一聽得上海不打仗了，便又全家從蘇州搬到上海來。最懊喪的那自然是非蝶這孩子了，雖然臨別的時候，蓮心很殷勤的送給他一條紅邊的手帕作爲紀念，但他總不明白他父親爲什麼他纔同蓮心相熟，便要叫他同她離開。

從這一年後，非蝶繼續著跟他父親到蘇州去了四五次，可是他總沒有機會到城裏去拜訪他那年同他極要好的達心。他幾次想去看看達心的一雙圓大而靈活的眼睛，一對纖軟而白嫩的小手，但是他一個人去不認識路。他有一次忍不住，向他的父親說：「父親！我想……」但是他說到這里，心裏不禁跳起來，他覺這句話說出來很是難為情，終於他生生的把下半句話咽下去了。他在這幾年裏是終於沒有再見她的機會。

那是他十八歲的一年，伯已秋深了吧，籬邊的菊花開得黃黃的。他已長得很高了，人家都說他長身玉立，他年老的祖母更熱烈的盼望着抱玄孫子，時常對非蝶的父親說起，說：「該可以給蝶哥兒訂婚了。」人家說出來總說蝶哥兒這麼大了，還不定親，只說我們沒有錢呢。你也得要

留心留心，有合意的便對上一門親也免得我再來操心。」

當鳳母挽着疎疎的鵝根白髮，面上露着乾癯的笑容這樣說時，父親總是賄賄的應允，而非蝶却總面上露着不豫之色的表示不贊成。自由戀愛，晚婚，這是他理想中的婚姻，豈可以隨便的對上一門親便算解決？這樣辦是不對的……但他心裏雖這麼想，却總不敢說出來。母親見他臉上露着慚慚之色，還以為小孩子應有的怕羞呢。

正是秋深了，高傲的菊花到這時纔顯露她耐霜的本能，東也一簇，西也一簇，紅，白，黃，各色相間。那些不經冷的樹，早就落下許多葉子來，已露蕭蕭之像。算起來伯與弟非蝶以兄弟相稱吧，一個姓唐的，是同事家有世誼的，要在這九十月之交結婚了，地點是在蘇州。非蝶照例跟他的父親一同到蘇州去吃酒。紅邊的手帕，嫩螺螄，她的小手她的比說話還

要能適意的一對眼珠，她的圓發而清麗的面龐……這纔又一一的在火車的飛馳中記憶了起來……臨別的時候，她送我那條紅邊的手帕，便足以證明她對我是有情的，我真太懦弱了！我這幾年來爲什麼不去存問存問她呢？她不見我去存問她，怕不會對我生怨麼啊！我真太沒有意志了……哈！我這人真糊塗！她那時纔九歲呢，她那里便會對我有情……非蝶望着車窗外烟波浩渺的洋澄湖，不禁啞然失笑起來。

到了蘇州，自然啊，唐家很熱烈的歡迎他們父子二人。非蝶還被請做男慣相。他是那麼怕羞，雖是父親代他答應下來了，他還是忸忸怩怩地；好在他在上海也曾做過一次的，臉便稍稍的壯了一些。

在燈燭輝煌的堂上，在笙簧雜奏的堂上，舉行結婚禮了。他是男慣相，他站在新郎的身旁。新娘也有女慣相，其中的一個，輕紅素縵的襖子，

鬚子，粉嫩的臉兒，清秀的眉毛，帶着笑意慣會射人的一對眼珠。還有一點像他八年前的小友蓮心。真有點兒像呀！非蝶對她星星的眨着眼，幾乎忘了一切禮儀；而她呢，她也有意無意地瞟了他一眼。

婚禮終了之後，他才敢把那個女債仔細的端詳：她淺色的軟鞋，她微露肌膚的絲襪，她豐肥的臀部，她纖小的腰部，她瘦削的雙肩，她打着一個粉紅蝴蝶結的辮，她苗條……她的背影，她的側影，她的前影，唔！她幾乎是他有生以來所看見的最美麗的女人了。

但是，一切事情更要使他驚奇。他遇見了蓮心的父親鄭翁，他已不認識非蝶了。現在見他一種少年英俊的樣子，很為饒趣，着實在非蝶的父親面前誇獎了幾句。他還說那女債相就是蓮心。他還叫蓮心過來說：「怕你不認識了吧？這就是鄭家的伯伯。那是幾年前住在我們家裏的。」

夕同你相玩的非蝶，你該叫他聲哥哥呢。」鄭翁又向非蝶道：「怕你也不認識了？」說時他捋着他幾鬚小鬍子笑起來。

他向媽笑了笑，點點頭。媽也向他默默的定睛的注視了一眼。

這真是未免太滑稽了！八年前的相識，到如今變了他不認識媽，媽也不認識他。但是紅邊的手帕還是紅邊的手帕，燦爛燦爛還是燦爛。在那落日掛在城頭，在那晚霞明媚，在那歸帆飛來的黃昏時候，那悠閒的城河邊，蹣跚着腳的一對小孩子在河邊的淺水裏揀着螺螄，……高聳的北寺塔映着夕照射出紅澄澄的光彩，近處寺院中的晚鐘，暮鴉陣陣的飛啼，……雖是相隔了多少年，他還能很清楚的記憶起來，媽也還很清楚的記憶起來。

他和媽二人之間，經過的父親介紹後，始則互相默無一言的注視，

終則他們找到了談話的機會。

「妹妹……啊！我覺得很難為情，我現在這樣的稱呼你，你不會怪我嗎？……我們……別已經好幾年了，我做夢也想不到你現在已長得這麼——這麼大了。」非蝶想贊美她幾句，但不敢脫口出來。

「可不是嗎？你那年住在我們家裏的時候，同我天天一道玩呢！」她低着頭笑了笑。

「我還記得呢，」他想起從前的事情了。「我們和別的時候，你還送我一條紅邊的手帕子呢。」

「你還藏著呢？」她注視着他問：

「你送我的東西我那會丟掉，我保守得好好的，我覺得比了什麼都還寶貴。」

臉紅了。

他們後來又談了不少的，最要緊的是她告訴他：現在她在上海某女學讀書，她說以後在上海時常常可以見面。

婚事過後，非蝶同他的父親便回上海來了。此後非蝶時常與蓮心晤會。他的同學都說他近來坐立不定，他家裡也有點覺到他近來有些心神不寧的樣子。

一天，他毅然的對他母親提出了要娶蓮心的要求。母親自然是答應的。父親也說很好，說：「蓮心這妹子秀質聰明，與蝶兒真是一對。」母親自然更歡喜了。便託人到蘇州鄭家去說。

這時的非蝶是多麼有生氣呀！他知道蓮心也很愛他，他在她的口氣中知道她還沒有對親，那不消說，他去一說就成的了。待那時呀，在花

晨月夕，對着這似花的美容，怎不令人心醉？怎不令人魂銷？啊！那真是幸
！他想不到他現在竟可以據連心爲己有了！連心快要屬於他的了！

過不幾天，蘇州的回信來了，是鄭翁寫的，約略說：「這頭親事，極合
下懷。不過可惜的很。連兒已於去年由我主持許配給人家了，因爲恐怕
分了小孩子的心，所以這事連兒都沒有讓她知道。蝶哥兒那麼英俊，
將來一定可以發迹的，可惜我們已將連兒許配給人家，我們惟有自嘆
沒有福氣……」

非蝶接到了這封信，不覺眼前有無數條黑花的游蟲在盪漾，頭重
得像戴着一頂鐵質的帽子，有氣無力的倒在榻上。他的腦中覺得有一
陣酸痛，一陣陣的。他像吃得過飽的樣子，胸膈脹緊，他很想放聲大哭起
來。

正在這時候，一個郵差送來一隻封袋。他拆開來一看，是一條雪白
的絲巾，一角繡着一只彩衣繽紛的蝴蝶，一角繡着一朵紅飽嬌小的蓮
花，繡得龍飛鳳舞。另外有一張粉紅色的信紙，上寫着寥寥的幾個字：

「蝶呀！」

你不是說過我在小時候送你的一條紅邊手帕，你還藏着嗎？我想
那條手帕沒有表記，太平庸了！我現在給你買了一條白絲巾，繡上
了兩個表記，送上，就請你永永佩着，留心不要遺忘在別處！

你的妹妹蓮心。」

非蝶臂着，不禁一陣子鼻酸，眼淚不斷的湧湧出來。這真來得太
巧了！正好拿蓮心送來的這手帕子拭淚。她像是曉得他要流淚，所以才不
先不慢的送來給他用的……永永的佩着，不要遺忘在別處……永永

的流淚，永永的佩着川來拭淚，啊！迷心呀！多情的！你是非我所有了！你是非我所有了呀！

簫聲裏

那是以使人潸然欲泣的簫聲呀，現在又在我耳畔跳躍着了！如清夜的鶯婦的幽泣嗎？如暮春的杜鵑的悲啼嗎？如黃浦江畔輪船汽笛的長嘆嗎？那麼唳唳着的簫聲，我真不能用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字眼來形容他。不，我還是不用浮泛的字句去形容他的好。

但我可以猜想那個弄簫的一定是個多情人；在這月明星暗的夜裏，在這春寒料峭的夜裏，在這萬籟寂然的夜裏，祇有他在發着那樣清幽欲泣的簫聲。他是在借此流他的淚嗎？說他悼亡的淚嗎？說他失戀的

淚嗎？啊！我心愛的人，我心愛的深夜的彈簫者呀！倘你不嫌我是冒昧的時候，我願意做你的朋友，我願意和你締交，因為我同你一樣有一腔辛酸的熱淚無從發洩。

真的，我同那個多情的彈簫者一樣有一腔辛酸的熱淚，我只能臨風嗚咽，我只能對月長吁。我本也有一支心愛的洞簫，我本也可以在這淒冷的月夜一寫我的幽懷，但我不能如此，因為我早把那支簫丟在我從前所愛者那里了。我做什麼不去還她呢？我不去還她那我真是愚人了！雖是她初買那支簫送我的時，她還親自爲我用絲線打個絛子結在上面，而我比寶貝還更珍重的藏著，不是她叫我吹我總不吹；但我不是愚人，我做什麼不去還她呢？那時她不是告訴我的父親早已將她許配給人了嗎？現在快要出嫁了，快不能允許我稱她爲佩絛姑娘或是吳姑娘，

快要叫我改稱她爲某夫人了。我不是愚人，我做什麼不丟還她我的那支簫呢？我有決心，我有勇氣，我很快的離開她的家裏，雖是她紅着兩眼來抱住我的衣裳，她的眼淚滴在我手上發燙，但我是有勇氣的，我是有決心的，我不是愚人，我終究很快的離開她的家裏。她還給我的東西什麼都沒有拿，那支簫雖是我所心愛的，但我不是愚人啊，我做什麼要拿某夫人的東西呢？

這還不過是一年前的事呢，我真如做了個夢一般的想起來，那天也許是春天吧？園中的花朵正開得東也一簇，西也一叢，剪剪也似的草地上，有許多麻雀在跳着，一會兒又叫着飛上枝頭去了。那時候我同佩綺並坐在一棵槐樹的下邊，青草地上，綠蔭裏，她穿着一件月白縐緞的襖子，一條黑色印度綢的裙子，疎疎的幾根前劉海覆在額上，撲面一陣

夾着花香的微風吹過，把她的長腳，裙腳，都飄動了。她的臉上微微敷着
一層脂粉，將顯得與枝頭的桃花一色。她低着頭，疑視她手中的白絲巾，
好像在想些什麼。我昂着頭，看看皎潔的太空，長天一碧，又看看桃柳繽
紛，紅綠相間，再對着這眼前的美人，不禁心裏有些愧慙起來。要是我不
怕被她拒絕的時候，我真想擁抱着她接一個吻。

「這醉人的春光，這醉人的春光呀……」我聽見她在這麼低低
的吟唱；她又在做詩了。她不但是一個精於彈簫者，她還是一位女詩人。
「春色困人，這句詩真是不錯的。我每遇到春天，總覺得渾身意興
慵懶，儘想着在風景秀媚之鄉的草地上睡一覺，或是放棹西湖，隨舟子
搖到那裏算那裏，這纔感到舒暢。」我真無聊得很，心中想了好久才想
出這幾句詩來對她說。

「可不是嗎？我也這般想呢。再能得一知己，放舟湖上，互相倚簫而度，簫韻婉轉，隨風飛揚開去，我想一定還要覺得快樂。」

「正是如此。」我這樣說，「不過知己很為難得。就像我這樣年紀，雖說不能算大，可是浮沈塵海也有好幾年了，終不見有一個人來做我的知己。這也唯有嘆息而已！」我疑視着她說，我竟借此發起半騷來。

「……」她兩眼對我注視着，露出一種驚奇而又疑惑的神色。

將近春暮了，桃花有的已經老褪，偶然有一二瓣被風吹墮下來，飄散在她的裙腳邊。小鳥兒們一點也不解人意，只是唧唧唧唧的在亂叫，亂跳，亂飛，鄰近不曉得是誰人在彈着風琴，一種悠揚悅耳的音調跳竄過來。一片明媚的春光，天青，雲白，垂柳絲絲，芳草淒淒，想着，想着，我雖不是前度劉郎，也依稀進了天台了。

「啊！我真是幸福！」我自嘆起來。

「怎麼說呢？」

「我想：我在這青春時候，在這明媚的春光裏，又得同你並肩坐在這里，我是多麼幸福呀！」

她聽了我這句話，臉上慢慢的越顯得與桃花一樣的紅艷了，她好像要敷她腳上一雙白絲襪的條紋，把她的目光從我身上慢慢的移到她的腳上去。她不響。她聽了我的話好像在尋思什麼。

慢慢的，慢慢的，我不由自己地把她一隻纖潔而又溫軟的左手握住了，慢慢的，慢慢的握住了，她臉泛桃霞的好像沒有覺到，她低着頭好像沒有看到，她並不將她的手縮回去。啊！她一點也不拒絕！她不拒絕！啊！……我的心跳得跳得厲害，幾乎從喉嚨口跳出外邊來。

「佩綺……」我說着，我的心正跳得厲害；「佩綺！我想，我想把一樣珍貴的東西寄藏在你那裏，不曉得你可肯答應嗎？」

「什麼珍貴的東西？」我那句話聽見了似乎覺到有點突兀，便昂起頭來問我，她那星星的明眸正對着我。

「這……這是……」我的心跳得厲害，我緊緊的握住她的手腕；「這是我的一顆無所寄託的心，我早就想寄藏在你那裏了，但我恐怕仍遭你的拒絕，所以一向不敢冒昧的請求，現在，現在我忍不住了……」

她微露着笑，滿兒微微的一笑，但一忽兒就斂住了，滿臉通紅的好像酒量不勝的樣子，剛才昂起來的頭又復低下去了，低下去了，我瞧不見她眼部的神情，只有她頭上臉上的香味，却一陣陣的撲亂我的鼻覺。

我心跳得厲害，我緊緊的握住她的手，慢慢的，我慢慢的把她的
手按在我的胸部。『佩綺！我的心跳得厲害呢！』低低的，我低低的說
了。『呀！』她像蚊子叫那樣低低地哼了一聲。突然的她倒在我懷裏

呵！她竟倒在我懷裏了！我把手理着她的額髮，我破題兒第一浪的
在她粉嫩的臉上，『呀！』我用力的一吻，我連連的用力的吻，『啊！我是
多麼幸福呀！我的心要溶化成水了！我的身子要軟癱了！』

『我的心也在跳動呢，而且很劇烈。』她微傷着星眼，低低地說，『她
的頭髮蓬鬆得另有一種風致。』我把我的手按在她的酥胸，她也按在我
的，我們倆合『了！』我們倆合『了！』我聽見我們面前的大自然一切一切
全都隱沒下去了，祇有我，祇有她，祇有我們倆互相擁抱着，互相擁抱着，

在這只有我們倆的世界上。

可是我爲什麼不去還她那支簫呢？我不是愚人呀！所以我終於把那支簫還了她。

當初我們倆心心合一的時候，我們還發現種種的合一：她喜歡弄簫，我也喜歡；她喜歡吟詩，我也喜歡；她去挑選了一支極品的九節簫，我也還親自給我打上一個絲絛子。那時我是何等的珍貴着呀！我輕易也不吹簫，除非她叫我；我輕易也不吹她那支還我的簫，除非她叫我。我情願做她的奴隸；我情願易碎而斂，爲她鋪牀蓋被。我的一顆癡心是早已寄放在她心裏了。我的身子，我覺得也好像是爲她而有的。

不幸的消息來了！那天晚上，她眼淚溶溶的來對我說：「請你恕我，

我從前不應瞞過了你，就是：我這不寧的身體是早經我父親許配給人家了！我所以一向不曾告訴你這件事，是恐怕你聽得了會怨恨我，會中止你對我用的深情。芷生！你想：我母親是早已去世了，雖是父親也很愛我，可是我心中每有鬱結難伸的心意，總不便向他老人家說。只有你，只有你纔能够安慰我。你說你的心全寄在我的身上，我也何曾不這樣呢？只是父親早就把我許配給人家了，我曉得我們倆的期望是終不過成爲期望而已，但我也不敢告訴你，我恐怕你聽了此信會棄我去。可是世間上隨便什麼秘密終不能成爲永久的秘密的，父親前幾天向我說我的出期快要到了，這有什麼法子呢？我祇好哭泣，我也祇有哭泣。我曉得我的淚是爲你而流，而父親以爲這是女兒家捨不得離開母家的常情，便和言悅色的來安慰我。我又不便向父親明言。芷生！你想我是怎

樣的孤苦無告呢？想不把這事情告訴你吧，可是嫁期已迫，被你探聽着了，怕不會恨我入骨，待告訴你吧，又怕你誤解了，說我負情。實在我只有——個情字。我這情字早纏在你身上了，我更不會有第二個情字向別人身上用去。我的心是再皎潔也沒有的，所以我躊躇了好幾天，終於決定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了。芷生！芷生！我總要求你原諒，今後我們雖然等於永訣了，但我相信我們二人的真情却永無盡期。芷生！……呵！……！——她哽咽的說着，淚珠如梗的滴在我的手上，我覺得比了滾沸的水還燙。

這還有什麼說的呢？我自沒有細分，這樣一朵美麗的花我是不能享有的了！她終不為我所有了！我不禁也流出幾行熱淚來，只默默無語。……！但也許她說的全是一片假語吧！既是她親愛的父親的意思，她不會把隱衷告訴她父親嗎？她這幾天來的神思恍惚，對我若即若離，

怕不要變了心了，所以道這樣的假話來哄我？
怕女子與小人爲難，這句話真是不錯。她既對我說這種話，我爲什麼還要留戀她呢？決絕決絕！我便把那支簪送我的簪還給她，且憤憤的說。
「佩綺！從今以後侯門如海，我們怕沒有相見的日子了！我想你這支簪，手我有許多的恩情，但物在人去，你想吧！叫我如何不難堪？佩綺！我們的舊情本是可斷可續的，現在正到了不可不斷的時刻了，我敬把這支簪還了你，我想我們把前情斷了也好。我敬祝你們新夫婦愛情日增，這也不枉了我愛你的一片深心。」我說着，拿着帽子便往外走，「我們再圖相見吧！」

「董生！……董生！……你竟不瞭解嗎？你不再如從前那麼真心的愛我嗎？……董生！董生！……你眞的忍心的去了？……啊——」她哭着

賦着，她倒在沙發上了。

我清清楚楚的出來，我好像有什麼東西忘在她那裏似的，就到現在也還覺着悵悵。我不曉得她現在會說我太忍心否？我不曉得她現在家裏的生趣怎樣？我……

啊！那是以使人淒然欲泣的簫聲，又在我耳畔跳躍着了，我不曉得是隨着那麼逸興還在吹簫，倒空令我勾起不堪回首的前塵。可惜我那支簫早已擲還佩倚了，我自己也好久不佩簫了，不然，在這靜寂的深夜，也好和他一曲，可是，可是我為什麼不擲還那支簫給佩倚呢？她自己忍心的棄我，她說：她不能是我的了，她是某夫人了；我要某夫人的簫做什

麼呢？我不是傻子，我雖然的柳花她那麼多，我感覺到痛快淋漓，我真覺得……

啊！那使人誤然欲流，如清石的搖搖的幽涼，如春春的桂蘭的芳馨，如黃梅江畔柳絲的輕鳴，那麼在暖暖着的簾聲呀！

粘藥日記

八月二十七日

不曉得怎樣，我見了蠟心便突突的跳個不住；這樣的也不止一次咯。
了。蠟每次來我家裏，同鵲園（我的妹妹）談話的時候，鵲園總一雙羞
秀的眼睛向我一盼，我便會立刻紅到面上有些發燒；我的耳朵怕也紅
了吧？

那覆在額前的翹翹劉海，那滑而且秀的兩條眉毛，那一對琥珀的
眼睛，那白淨的臉龐，那……難道我在不知不覺間已愛慕她了嗎？忽

她那個可愛的影子時常在我眼前浮動呀？

啊，月如呀！

九月三日

「是你的嗎？多謝你！」

當我妹妹把我昨天新買來的兩張畫片送給她的時候，她問知是我買的，她便向我微露着編貝似的牙齒笑了笑，表示她的謝意，啊！那是多麼一個足以使我魂夢不安的笑容呀！

最是奇怪的，我的兩張畫片，她居然收了，這真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也許她的一點羞暈，未曾不有意于我吧？我是如何的想她，如何的關心她，她不是木偶，我想她一定可以體會到。她要是收我的畫片，那不是

表示拒絕我嗎？那不是予我以難堪嗎？啊，可愛的月如呀！要你才是我的知己，要你才能真正體諒到我的一片誠心。

可是我最後悔！我悔不在那張畫片上題一首詩，也好明白表示我的素懷。她見了我的詩，也許會意而有使我滿意的答復，但我計不出此，徒然把這一次機會失掉，我真悔恨得很！

九月十六日

時式的髮髻，乳白式的頸項，淺藍色的夾衣，黑色的裙子，藕色的絲襪，小而精緻的高底皮鞋，平坦的肩膀，瘦削的腰圍，肥大的臀部；她那苗條的後形，總是我忘不了的。

我時常這樣想着：「我是一個幸福者嗎？還是我是一個有幸福的

人，那麼，月如應當爲我所愛。真的，假使月如能做我永久的伴侶的時候，那我真可以做親儕罷了。

我最不信一切算命筮卜之言；我非但不信，還深惡而痛絕之，但李瞎子從前對我母親說的話，我始終沒有忘記。他說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一定可以得到一個極美的妻子。我今年已是二十歲了，二十一歲不是明年嗎？或者李瞎子說的就是我同月如吧？可惜現在不曉得李瞎子住在什麼地方，不然，我很想去叫他算算我的妻子該是一個何等樣的女子。

九月二十日

今天在我妹妹房裏看到了月如昨天寫給他的信；那字跡真娟秀

呀！我真懊悔那天我不曾在畫片上廻首時，可以借此明白表示我的深情，她見了單可以引起她埋藏在心底露在川際的勞碌溫潔的同情，但那天是失算了。我是一個愚人，我真是一個愚人呀！

她在那封信裏說：她將於本星期日午後到我們家裏來。本星期日，那不是還有三天嗎？這三天我猶又是比平日格外的綿長了。

萬籟都寂的晚上，祇有冷雨敲着窗子作響。

九月二十一日

昨宵的急雨，今夜的明月。啊！在閃着的幾顆疏星，你可曾張着眼兒在聽？你可曾瞧見我的月如，她在做些什麼？

「我的月如，」啊！「我的月如，」這不太懶睡了嗎？也許是太早了。

但不知月如見我這樣稱呼她，不會怪我嗎？也許她會默認嗎？

本星期日，可恨的本星期日呀，還有兩天！

九月二十四日星期

真是巧不過的事，城裏的姨母今天一定要來拖我母親和妹妹去吃酒，妹妹就把招待月如的責任推在我身上。但叫我怎麼辦呢？要我拿起筆來寫寫怕還行，要我同一個女子交際那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我將說什麼才好呢？說幾句讚美她的話嗎？那也很難於出口。表示我敬佩她的情緒吧！那我也沒有這種胆量。自訴我爲人的難處忠誠嗎？怕總會掩耳耳走。同她講幾句學問上的話吧？似太浮泛無味。而且我每同一個不甚熟悉的女子單獨講話，不曉得怎樣，我總會覺到我的耳朵發熱，話

也囁囁不能出口；怕羞嗎？不見得。出于不正當的思念嗎？那我自信也決不至于這樣。那麼……

這悠久的時光呀！我吃了飯在廳外的月台上立了祇少也有二點鐘了，怎麼這鐘上還只一點三刻尚不到呢？（我是在一點鐘吃午飯的。）恐怕這鐘死了吧？可是那鐘擺明明在搖着頭而且呢哝哝的哼着聲兒，哼着而且……

啊，月如來了的時候我該怎樣的應付她那，倒也要預先想定的。不然，倘我對答得不好，她見約珊又不在家，立起身來就走，那不是使我白操了一天的心嗎？但要是我請她在這裏多留一會，她怕未必肯吧？不如說個謊，說約珊去買東西了，就要回來的，叫她等一等，那麼，她專誠而來，怕也不好意思就走了。哈！妙計，妙計！

我沒有本領了！我生就是個不配同女子交際的人！她今天來了的時候，我為什麼竟然而面紅耳赤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以致於她曉得餚爾不在家，便翩然而去！我為什麼竟不去留住她？我真太沒有本領了！但當她詢知餚爾不在家，將走的時候，對我如欲有所言的凝視，待我向的施看時，她立刻便把她的視線移了開去，這美妙的神情似沒有攝影機把來攝下。這使我多麼億戀着呀！

啊！美麗的女郎，

就你那一對媚眼，

已夠我心神彷彿。

這漫漫的長夜呀！

十月三日

我覺得我太可憐了！我只一個人，只一個人掉著隻孤舟浮沈在廣海上；我只一個人，只一個人在荒漠的塵世上踽踽獨行。沒有人攜着我的手前進，也沒有人在途中慰安我督促我，我不怕人譏笑的時候，我也要因襲現代許多青年所慣用的寂寞，單調，煩悶等名詞來自鳴我的悲哀了。啊！我的兒安在？我的兒是在天涯？是在咫尺？

我幾次想叫的珊在月如面前代達我的微悵，但我不敢，我覺得喉間有什麼東西哽住的样子，總不放我的話出口，同時牽掣着我的心跳個不住。我怕的珊會笑我，會告訴母親，會說我心懷不良。我再三思維，我

是一個最不能同女子交際的人！我沒有胆量說我胸中所要說的話，我沒有本領使我的愚誠能達到我所愛者的面前。有什麼說的呢！我只索把我的愛苗深深埋葬在我的心底好了！

十月十二日

雙十節也過去了。但雙十節於我有什麼相關呢？我只想着月如，我只想想着月如的矚目的姿態，清秀的容顏，有好幾天不見了。其實見了也不過他增我的矚目，我本納不齊辭令的樣子，我自己想想也會討厭。

月如今天我倒看見的。我見她偕着一個同她年紀相彷彿的女學生在大馬路上走着，她也看見我的，我們不過瞬間的注視，出于不自覺的一點頭而已。我私心所希望是我的情人月如，和我相見了，我們只不

過尋常的一點頭腦，寒酸話也沒有一句，這未免太滑稽了吧？這等于是串了一齣可笑亦復可憐的滑稽劇。

我常發玄想：我想我能有一片照見肺腑的神鏡，來照著她的芳心中是否有我這個傻不傻痴不痴的人？但這那里能够呢！

其實我這人真是個痴人！她不過因前妹而認識我，她僅僅曉得我的名姓，僅僅曉得我是前珊的哥哥，她那里便會對我有情！而我却因她的美質，因她的仙姿，便生愛慕，便生私戀，我想這私戀也不過終成其爲私戀而已！我真是個痴人呀！

十月十八日

自然，我之希望乎她的，將永不能成爲事實，我大可以斷絕對於她

的妄想。但我總屏除不了。我聽見荷珊談到她，心便躍躍欲跳，見她那粗骨秀神清的風致，我便想把她據爲己有。尤其是她那對動人的眼睛，常在我的目前隱現着。不錯，她那雙美秀的眼睛是對我注視過好幾次的，早就給我留下深刻的影象了，所以只在我眼前晃眩。

我很可以屏除我對於她的一切妄想。我以後不該再做想把她據爲己有的亂夢。我不該再任她的美目在我眼前招手。我之希望于她的一切將永不能成爲事實。在荷珊的談話裏，我狠辨探得出一些機倪。

十月二十六日

荷妹告訴我：月如大約在下月上旬便要回漢口，她家裏原住在漢口。大約她的嫁期快到了。她要出嫁了！她要嫁給別個男子了！

十一月三日

月如昨天已乘輪回漢了！

天氣逐漸寒冷。今天午後沒有事，無聊極了，便一個人往郊外踽踽散步，路旁翻飛着許多從樹上吹落下來的小葉。初冬，另有一番蕭蕭的氣象，不比盛夏的綠影滿地，涼意侵骨。野田之中，幾堆黃土，埋着幾個費恨長眠的人兒，他們一眠不醒的臥着，永永的享那靜謐的寧靜；任你春之花，夏之風，秋之月，冬之雪，他們無助乎中，他們一切都無助乎中！

野外雖然淒涼一點，却很可以使人襟懷曠逸，頭腦清醒。

我只一個人踽踽而行的散步了一回，揀了幾瓣枯葉帶着，也就歸來了！

死灰

五月二十三日

明天是祖母八十壽辰，父親早就預備着熱鬧一下；親戚們也很起勁的忙着預備戲法大鼓宣卷等祖意兒。這在我們家裏倒也是不常見的盛事。

聽母親說表姊明天也要來。

說起王，那可真令我佩服死了！她確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女子。我從前很愛她，直到三個月前也還愛她，但美便怎樣呢？總是美的人才越是可

怕我愛她，愛她似花一般美，但我不曾如愛一條沒有理性的毒蛇。愛一個美人，就不過自尋苦惱，就不過自己要討毒蛇來咬你！

我從前常想：一個美人，譬如是一朵好花，她的一顆芳心也一定是溫馨皎潔的。雖當她老了，她過去的青春的前塵只在她額上累累的皺紋裏顯露出來，可是我相信她的一顆芳心定還像從前少女時代那麼美麗溫柔，要是一個美人他忽然把美麗的臉容毀了，別人都一易從前愛慕她的心，一變而為厭棄的時候，那時我定要娶她，因為我相信一個本來美麗的女子忽然爛了鼻子，變得很醜了，但她一顆聖潔的心一定還是一顆美人的心。

但世界上任何事情決沒有這樣簡單。一切事情都是錯綜離奇不可捉摸的，決不是很簡單而想哲學家們自認為真理的兩三句空論所

可判斷的。

正是花一般的美人。我從前確是愛她。她也說愛我。她說她把一片誠心才易了我的一番戀愛；她說我們倆的心是互相酬換了。她深情密密的給我編了一條腰帶。但不久——那是三個月前的一天——我卻看見她陪着一個少年男子一同在卡爾登看電影。往時每當夏天的黃昏時候，洗了浴，敞着衣襟，臥在庭院裏的藤榻上，手搖蒲扇，仰看天上的白雲；倏而蒼狗，倏而黃龍，倏而高山，倏而海島，倏而歸帆，倏而飛雁，倏而白髮盈首之老翁，倏而英俊倜儻之青年。種種變幻，心目俱眩。我不料花一般的美人，她的心却也似秋雲那麼變幻莫測，瞬間即異。

美麗的「呀」！曾被我爱過的「呀」！你該猜想得三個月前我為什麼忽然寫封信給你同你斷絕，而把你這我的腰帶也一併送還你的緣

故了。

美人便是一條毒蛇，我幸虧覺得尚早。美麗的，那時她寫了一封信來問我爲什麼忽然同她決絕；但是我很明白一個美人便是一條毒蛇，而一條毒蛇把人糾纏了却是死也不放的，我沒有回答她那封信。從此便一直沒有見過面，也沒有通過信；她也沒有到我家裏來過，我也沒有到她家裏去過。這樣彼此不通音問的直到現在。

但是她明天要來了。對於一條毒蛇，還是想法子去對付呢？還是避她？……

其實，不用諱言的說：我當時曾愛戀她，我常她爲天仙，我覺得世界上有了她才快活一點；以後我也恨他，恨得什麼似的我總想把她一刀刺死才出我的心頭之恨；我又怨她；後來我的心也漸漸的似老僧入

完，似枯井止水，從早起至晚上睡覺，我一點也不想她，不恨她，不怨她，我幾乎把她忘了，對於她，於我是風馬牛不相關連，好吧，我把我們從前的一切忘了就好了，我何必去惹她？對於一個棄我而別有所戀的女人，也用不着怨恨，只笑着冷眼看她好了！

五月二十四日

她的態度，她的神情，真太令我驚奇了。我真不料她的態度饒靜自如，她的神情婉婉瀟瀟如此。

我預料她今天見我的時候，不是假作惺惺怪我為什麼忽然同她斷絕，便是因記恨前事而落漠的不理我。但一個婦女的性情是難也揣摸不到的，她今天見了我竟然使我預料的猜想落了空。她不理我倒罷

了，他却對我有說有笑的，她埋怨我倒罷了，她卻一點也不提起從前的事情。全然出乎我的預料。一個婦人之所以爲婦人，真是神秘的，恐怕就連她們女性自己也不能了解，更遑論爲了她們的一笑便不惜犧牲性命的我們這些玩物了。

啊！玩物，玩物！我在三個月前還是她的玩物，三個月來，怨恨酸辣的滋味我也嘗夠了，近來已稍稍寧靜一點，心裏的火也漸漸熄滅下去，我願我的死灰不再燃燒起來。

但她是多麼美呀，苗條有樣的身軀，豐肥而曲線最甚的臀部，細腰，纖足，配着白色絲質的衣裙，真是風致翩翩，真似月中仙子。她那大而圓含情脈脈的一對眼睛，在櫻色的脣邊常浮着笑意的小口，長着淺淺的一排汗毛，笑起來兩邊都有笑鬚的紅潤的臉龐……在在都是以引

人愛慕的感覺，在在都是以使人心神不寧，使人發生一種慾望，使人心跳不止。她是多麼美呀！只要是經一個女子的美目青睞，含情示意，一個男子便够一生爲她顛倒了；假使我不是已同她斷絕了，她今天與我相見時那種似有意似無意的一笑，張着圓大而黑色的眼睛像有無數話要說的對我凝視着，假使我不是已宣布同她斷絕了，我怕會立刻跪倒在她面前，乞求她的愛情。一個男子是只在女子的眼睛的表情中討生活。啊！那可歌頌，可贊美，可驚奇，可咒詛的她們的眼睛呀！

六月八日

今天在半松園中又復遇見她——我的表姊了。

她是穿着一身白色印度綢的短衫長裙，手拿一柄白色絲質繡條

紅磚邊的牆陽，風姿嬌秀，園中的遊客沒有一個不向她注目的。她還有一個女友，也是一身白紡綢的衫褲，梳着條短辮，辮梢繫着個輕紅色的結，年紀大概比她小一二歲，臉雖沒有她長得美，也就非常神氣。

我看見她的時候，她正同她的女友坐着船在湖面上游蕩，我也與我一個同學划着扁舟打槳爲樂。這時炎熱的陽陽已告西去，水面上閃耀着晚霞的余光，岸上幾株疏柳正在迎風微拂，滿園的涼爽輕快。我們划的扁舟行遊園中最廣闊的地方，看見一葉坐着兩個半神飄逸的女子，的扁舟迎着我們駛來，我仔細一看，立刻便認識其中一個格外清秀的是我的表姊了，當時我便不由自己地一邊指着她告訴我的同學，一邊我便揚着手高呼她的名字。

她即刻也看見我了，她便向我微笑了笑。她那露着銀齒的笑容真

是以醉人呀！當時我在我的同學面前，不精掩露出一種榮幸的神色；我的同學他也深以我得同風姿如仙的瓦認識而表示他的羨慕。

她和我們的船攔住了的時候，我就吩咐兩個掌舵的互相把船勾住了停着不動。接着我便向她道：「今天真巧得很！你們也是兩個人來的嗎？」

「可不是嗎。你們船坐了幾時了？我們怕快要滿鐘點了。」

「我們才坐不久呢。」我回答說。

她又向我笑了笑，說：「你這幾時為什麼總不到我那邊去呀？」

「……我昨天本想來的，只是忘了。過兩天我一定來。」我從前很

慚愧的答。

「幾時？」她逼緊了問。

我本是隨便敷衍她的，但她是那麼確定了的問，我一時不忍拂她的意，便道：「後天吧，後天我准到你那邊吃午飯好嗎？」

「那麼你一定要來的，要早一些來！」她向我張着她那圓大而特別可愛的雙眼，睜了笑了笑，接着便說：「我們的船快要滿鐘點了，我們也想先回去。你們可以再多玩一會，再會。」

「好的，再會吧！」

她們的船便離了我們向那紅橋綠柳的曲港駛去，我看着她們漸漸的沒入蘆葦淺處，漸漸的消失了她們的背影。

我們玩了一會，也就出園。歸途之中，我的同學贊不絕口的向我說：「你的表姊真美！你也真有幸呢！」

她實在美得很。在旁人看來，她待我那麼親切，何嘗不是我有幸呢？

只可惜我同她的關係已然斷絕了！不然，倒很可以……但是那天同她在卡爾登看電影的少年是誰呢？……唉！我今天也實在太糊塗了！我既已立志同她斷絕，何可復再戀戀於她，還約她後天到她那邊去吃飯？我現在要立志，以後永不再為她的美色所誘惑。後天我甯可失約，不可失踐約而為她顛倒。我要記得她是一條毒蛇！死灰無復重燃之理，我對於一條毒蛇豈可以重燃我胸中星星已熄的熱情之火！

六月十日

我寫這幾個字的時候，已是午夜的二點鐘了。夏天的晚上，街上的人聲終夜不斷，想不到談談，談談，在她家裏就談到這麼晚才回來！其實東扯西談究竟也無非是些不關緊要的閒話，然而我竟陪着她，陪着她

的母親，陪着她的一個同居，一個年輕的婦人，談到這時候才回來，竟給一點也不覺疲倦，真不知我從那裏來的興趣。

但是我是多麼慚愧呀！我從前立志而且發誓決不再到她家裏去。我前天從半淞園回來後也還說寧願失約不願踐約的話，爲什麼今天我又去呢？我又取消恨我的決心而到她家裏去呢？我自己也不曉得這是什麼緣故。我總覺得自那天在半淞園她說了叫我一定要去的那句話之後，我便忽忽如有所失，就憑我立憲不去，我心中也有一種不可名狀的感想起伏着。終于我今天違背了誓言而去了。我的心中就像到她家裏去可以尋得一件已失的珍物一樣，起了一種挾有很大的希望和又恐怕墮失了的憂慮，兩種感覺互相起伏着，使我的心中就憑走在車馬雜遝處處須留心的南京路上也還忐忑不定。我一步步近的逼近

她的家門了，我的心中也格外跳躍起來。「我立志不來的，今天却爲了什麼又來了？」爲的是那天她在半淞園裏向你矚視着，一笑的緣故吧？——我從前寫信給她同她斷絕，現在她見我不能堅持到底，她不會嘲笑我嗎？——也許她那天約我是隨口而說的，不是真心語，今天去恐怕她早忘了，——清早便出去了吧？——種種思想，一陣陣的在腦海之中翻騰。我越走越近，越近她的家門越覺得踟躕起來。

「噢！我深悔今天違了我的誓言而來了。」

「還是回去吧！」

「但既然到了這裏，不妨到她家裏去坐一會兒，無論她是在家也不在。」

我又經了三數次的思慮以後，終于鼓了勇氣走進她的家門。

到了她家裏以後怎樣呢？唉！說起來我真慚愧！我實在太對不起她了。首先我對於她的猜想太失之錯誤了！她沒有出去，她等候着我，她還爲我留了許多我所喜歡吃的火腿，鷄子，素雞，并蝦米筍湯等菜，在吃飯的時候她殷勤勸進，她每當我默然無聲的時候，總說着極有興趣的話來引我發笑，她極歡極極自實的說她大概有什麼錯處觸怒我了，所以這些時我總不到她那裏去，她并說她倘真有什麼錯處，也是無心的，總以爲我原諒了！——她說的時候而且不斷的露着一副極足以誘人的笑容，并問我是不是真爲了她有觸怒我的地方所以才好幾個月不到她家去。——啊啊！這叫我怎麼回答呢？她對我那麼殷勤，她對我那麼親切，我非當她爲好人，當她爲一條毒蛇，我真對不起她了，我真慚愧呀！我那時慚愧至于竟想跪在她面前懺悔自贖，跪在她面前懇求她的饒恕了。

照今天的情形看來，她實在未曾忘情于我，同她在卡爾登看影戲的少年雖以前曾引起我的誤會，致對她絕交，但到今天我實在可以斷定不是她的情人，不然她既有了情人，為什麼再來同我接近呢？你看她是對我如何的關心呀！她問我近來的事情怎麼樣？她問我近來的精神生活怎麼樣？她更笑着問我近來可曾有美貌的女子同我結交？她而且說倘然有的時候她很愿見一見面。……啊啊！她關心我的事情，她關心我的精神，她還關心我最近有沒有女友，那不是她帶着一點特別意味的談吐？

吃了飯，我陪她，和她兩個女友，打了幾圈牌消遣時光。晚上我們只坐在天井裏乘涼，吃着西瓜，汽水，只是閒談。

我本擬到她家裏吃了午飯就走的，誰知竟到現在——深夜的兩

點鐘才回來！我不是不想踐我的本意，我不是不想早些回家，但是我每次與言告辭的時候，她總笑着留住我，而且說：「難道你還有別的約會嗎？難道你家裏有什麼人等你嗎？」她這樣說了，每使我無以為答；實在她一對含情示意的眼睛是留住我不從她那裏回家的原力。啊啊！她那一對具有極大魔力的明眸呀！我從今以後又要為你顛倒了！我從今以後怕要比從前更甚的為你顛倒了！

我寫到這裏，我禁不住我的心勃勃地跳，我禁不住我的心充滿了顛倒於她的思念，我迴憶她醉人的風致，我追想她迷人的笑容，我深味她助人的談吐。啊啊！可愛的「呀」呀！我的心為你燃燒了，我心中的死灰又復為你燃着了！我為你的深情顛倒，我為你的美目顛倒；你不是一條毒蛇，你實是一朵嬌媚的名花呀！……

啊啊！我從前的錯是錯了！一個美人本來是天地靈氣所鍾，猶如一朵名花一樣，我怎麼可以當她爲一條沒有理性的毒蛇呢？啊啊！我從前的錯是錯了！

落英

第一封信

我想不到你再會想着我，我想不到你再會寫信來致慰勸於我。我們從前是怎麼着的？銀溫呀！你還記得嗎？在那醉人的春光裏，在那西子湖上，正是蘇堤桃花爛熳的時候，尖聳的遠峯，滿漾的湖水，我們兩人並坐在小船上，一任船家盲目的把舵，只有相對的微笑。枝頭的黃鶯兒在唱，岸上的柳條兒在搖，我們的兩心兒正也在跳動。你還記得嗎？銀溫！你緊緊的握住了我的手，你把你的手指搭在我的脈息上，那時你臉上歸

着很奇怪的形狀問我：「服忌爲什麼跳動得那麼厲害？但是不久我想你便明白了我已把我的心懷從服忌的振動傳達於你，所以一會兒你便笑着向我說：『我的服忌也同你一樣的跳動得厲害呢。』我想那時因爲有船家在側，否則你又娶向我要求允許你把手按住我的胸部了。但如果那時你能把手按住我的胸部，我想你必能覺到我的心跳動得更厲害。那時不曉得怎樣，我的心會那樣的怔忡。你還問我啊，你問我的耳朶爲什麼那樣紅？你還讚我的臉越發美了，雙頰如飛上了兩朵紅霞。……熱濕呀！你還記得嗎？在你的書案裏，我們一同翻看你從東京帶回來的風景畫片，我們的臉近得幾乎相並，誰也可以感到誰的熱力。你忽然瘋狂了那樣，轉過頭來把我囚禁了一下。我真萬不料你會那麼莽莽！我又想不出拿什麼話來實你，我只好說我女人家最尊貴的眼淚，我只好

默默的走了。但是當不了你過一天的負荆請罪，當不了你的甜言蜜語，當不了我原先愛你的心，我非但不肯忍心的責你，我反而允許了你有權得與我的臉面相親了。……榮混呀！你還記得嗎？你第二次去東京的時候，在輪船上我們是怎樣的戀戀不捨？我為什麼不顧人家的往觀我，而只管哽咽着哭泣？我為什麼不怕人家說我羞恥而只管囑咐你旅次小心，要時常寫信給我，要早些歸來？我不是曾寫信告訴過你的嗎？自你一去東京後，我只覺失了一件寶貝的物件一樣，我心裏只覺悵悵，我只覺孤寂無聊，我只覺每天在伸長着頸子盼望你的信來，我只覺我寫的信盡有你的名字在上面。……榮混呀！在這半年中，我們兩人花費了多少郵費和信箋，你不是也說過的嗎？我們二人來往的書札儘可以出一本離雁集了。這雖是一句戲言，却是實在的。我給你的信已記不起了，且不

去管他；你給我的信，當時足足佔據了我一格的抽屜，我到現在還可以找得出來。不過已是三年前的創痕了，我也沒有勇氣去翻他。我更沒有勇氣把我這秘密告訴我丈夫，我只好把來包藏在最下一層的箱子裏。我有眼淚也只好往肚裏流。真的，繁澁，我有了眼淚祇有自己知道，我不能流給別人看。……我不曉得你當時爲什麼忽然有兩個多月沒有信給我，我屢次的寫信問你，最後你來了一封信，你說我自己做的事何必假惺惺。你竟不問青白，忍心的說以後永不寫給我了。那時我真氣得厲害，我不想你竟會以「莫須有」三字來污蔑我，我不想你這樣愛我的人而還不知我的一片冰心。我始而流淚，既而我覺到我流的淚是太不值得了；我不值得爲你無情的人流我尊貴的淚，我不值得爲你不知我的人流我尊貴的淚，我更不值得爲你污蔑我的人流我尊貴的淚。繁澁！

倘使你能將那些往事當做過眼雲煙的時候，那麼，我是願意告訴你，我當時氣得把你這我的幾張相片，都撕得粉碎；你在我腦筋裏的小影，同我的心一樣，被你那封無情的信揉得像繽紛的落花。可憐我沒有本領，把這一片片的花瓣再聚集成一朵美麗的花朵，我只能趁着東風飄散開來，我只能望着流水沖沉下去。我唯有無可奈何的自慰，我唯有忍著不甘想着我們從前的種種。雖是人家說叫我忘秋，可已不是你叫我忘秋時的我了。那時我便覺到世上沒有一個「情」字，因為我從前空想着一情世界中的快樂，已被你一棒打破的了。我不再希望有你那麼的人來愛我，有你那麼的人來做我的夫。二年前，我終於糊糊塗塗的應承了同黨的求婚……你提你來信不是說我們的家庭快樂嗎？謝謝你的好意。我雖然對到世上沒有情字可言，我雖然死了心，不再勃發我的情

當，但是他（我的丈夫）是很愛我的；他見我臉上有點兒不豫的顏色，便和顏悅色的逗引我；他見我偶然不想吃飯，便小心的慰問我；他每次從漢口回來，必定給我帶點我所喜歡的東西回來。我有時也覺到他討厭，但一想到他是誠心誠意的愛我，我對他却沒一點兒真情，人家卻還說我們夫妻要好，我不由得慚恨交併。可是謝了的花，不能再開在枝頭，碎了的心兒，不能再湊成塊，我也只好對不住他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法子呢？我過的生活便是這種昧心的生活……；榮湯呀！你問我現在的生活怎麼樣，我要告訴你：我過的生活就是這種昧心的生活，是這種慚恨交併的生活呀……！

第二封信

你說你當時因為誤信了友人的惡言，說我自從你到東京去後，與同雲過從甚密，就以爲我無情於你了。你又說你在東京遇到了一個女人，她把你迷住了。因這兩層緣故，所以即便做了個秋風的捐棄者。發泄呀！如果你說的都是真話，那麼，你真是個不辨真相的人了。你想我要是和同雲要好，何以一定要寫信來騙你？我不能自己宣佈與同雲結婚嗎？（誰知後來竟弄假成真）我想你怕還是因為被那個女人迷住了，所以就不想替我了吧？叫我怎麼不要怪你呢？！啊！我是多麼忘形呀！不要說你寫信來求我想你從前的過失，我應當是想你，就是以現在我們倆的地位而論，我也不能怪你呀。我現在也要請你想我，想我不應多怪了你。

我現在不但是同雲的妻子，我還是我們的小舅的母親。她還是一

年前出世的呢。你壽！我自己還只二十四歲呢，却已經有人叫我母親了。榮溫呀！你從前不是說過的話，一朵花在嬌態欲放的時候，最是可愛，一到花落結子，青春的花信便葬送在坟墓中了。我現在正是這個時代。我現在是母親的時代了，我不能像從前那麼的再沉醉在無思無慮的陶情的空氣裏。我見了十七八歲的嬌態的女郎，她們起勁的在爭隨門旁，她們眼中好像沒有在三四年前比她們還要出色的我，我不禁覺到我已將是一個老太婆了。可憐年華如水，我想起從前同春水一般的光陰，不禁要愀然淚下。榮溫呀！再過數年，我的小孩在妙齡時，我怕要是個鵝鵝髮的老太太了！同她是在來往上海漢口的輪船上任事的，所以他一個月總有三個禮拜不在家裏。我也不願他常住上海，也許是我沒有良心，他雖百般的好待我好，我總覺得她使我討厭。不曉得怎樣，我一個

人在家內，雖然寂寞，但是讀書其趣，都能常使我臉上有笑容；我一見了他回家，不知不覺間我的臉上便會添了多少冷氣。有時候我也知道是很對不住他的事，幾次三番的想把我這顆不近人情的心改革過來，可總不能。不是不能，我是不能把我的真面目藏上假面具呀。你是曉得的，我嫁給同雲，不是出我的本願。我以肉體許給他，在我已覺得是遜於他所希望的了。我的心呀，我只能說謝了的花兒不能重開，碎了心兒不堪再補，我的心早已死了，在我的心裏更不能滋長出愛之苗來。我的肉體可以耕被服的力量使他感到溫熱，我的心是不會再熱的了！

第三封信

你若要問我既然不愛同雲，為什麼應允嫁他的話來，那我便要懂

你的不好了。你當時在上海時，他不是也時常來訪我的嗎？那時他也很曉得我心裏只有一個你，並沒有他。但他在我面前的言談舉止，我可以窺測到他也很愛我，並且很希望我也能像他愛我那樣的愛他。但那時我見了他，雖明曉得他是希望我的愛情，可是我只有可憐他的分兒；我見你我的心才被愛河之水激蕩。我雖不拒他於千里之外，但也只當他是個可憐的愚人。更誰知你會中道棄我，而我的命運却終於同他生了不能解脫的關係呢？

榮湛呀！往事都成悔恨，多叙亦復奚益！我此後的生活究竟如何，我雖不得而知，但是我敢說我的丈夫他將永永竭他的愚誠以愛我，永永不變的愛我。我的心卻如枯井止水，妙齡的春情不知消滅到那裏去了，我自然不能以同樣的情愛報我的丈夫，我早說過，對他除了愧恨交併

而外，我更無別種情緒，一朵謝了的花兒，再不能飛上枝頭，一個失了青春的女子，不能再在戀愛中討生活，**榮混！**你不要笑我傻，我如今以後，惟有努力做一個母親——做我的小孩的母亲而已。

你說我們最好能見一次面。這固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想大可以不必了。試想我們不是未經滄桑的人，我們的心也早就不像先前那麼浪漫，相見之時，徒增感慨，反而使我們久已平靜的心境起一種不安；這又何必呢！

我現在什麼都不希望，我只希望我的小孩將來能長成一個好女子，不再蹈他母親的覆轍，以致抱恨終世。我只希望我能做一個賢母，好好的撫育我的小孩長成起來。

榮混！一切願你自己珍重吧！相見有期，何必急於今日？三數十年後，

白髮盈首，攜杖過從，那時候再追隨青春的往事，我知定有一番風趣呢。
一切願你自己珍重吧，我是時常的在為你禱告。

殭屍

秀芳，我所思念着的仙子般的秀芳呀！自從你家從我們對面遷到橫街里之後，一年以來，我無處不探聽你的消息，無處不探聽你現在在什麼學校讀書，但是畢竟我太沒有能力了，太沒有勇敢了，所以這一年來探聽的結果，只是徒然失望而已。唉！秀芳！我寫到這裏，對於你愈覺得深抱慚愧了。

固然是我沒有能力，但是我沒有勇敢却是最大的原因。有一天傍晚時候，大概是去年的秋初吧，那時候西天正渲染著一片紅霞，炎暑殘

宋清蕓，颯颯的微風吹在臉上，很覺爽快。我一人在家無聊的很，便跋着拖鞋，到檳榔里——你們的弄堂門口徘徊，希冀或許你會趁着這秋晚天氣出來乘涼，我們可以圖個快晤。忽然的我看見月蘭，你家的丫頭，她手提着把水壺出來買水，她見了我，便向我笑了笑，那時候我不曉得還是怕着呢，還是胆小，把我的口嚥住了，不敢向她們問一句關於你的話。我目送她到離弄口不遠的買水的老虎灶上去，我心中十分的懊悔已錯過了——一個機會。但是她買了水還要回來的，我便呆呆的等着，心中預備了許多問她的話。一會兒她買了水回來，我的腦筋忽然一時糊塗起來，把方才我所要說的語都忘了，結果還是不會問得一聲，依舊目送她過弄。啊，秀芳！你看我是如何的沒有勇敢？

說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消息也是假的。我的大嫂子她曾告訴我——

她說：她說你現在在公園路那邊一個女校裏讀書。她又說某日曾看見你的，你坐在包車上，穿著淺碧色的夾衣，越發生的標緻了。這些話固然不是我願意聽的，但是聽了更加惹起我的不快。淺碧色的衫衣，襯著你清秀的臉，叫我如何不要夢寐思之？偏生我又緣懷，自去年你們離家以來，竟然不曾見你一面，我越想越覺到有一種不可割解的愁悶在胸中塞著，終至於使我額上多增了幾條皺紋。

啊啊秀芳！我越想越覺得不安了！我忍著羞恥，向我母親說：我非得你不娶。我母親也破了地向不求人的老例特去挽托我們隔隣的王師母——她是向來不肯多管閒事的，這會爲我破了例——對你母親說：親，那時候你們尚未離家。你母親的回音說你年紀尚幼，不懂人事，且等過幾年再說。後來你們離到檳榔嶼去了，我認以爲可算你的知悔，不忍

你清秀之質落在俗者之手，我又以爲我雖沒有同你談過一席之話，但你的芳心中一定有我的小影，所以我又再三催促我母親挽媒人向你母親說。過幾天，那一天記得是星期日，我沒有出去，下午我獨自在看書。忽然我的大嫂子她跑上樓來，笑着告訴我說：母親又已挽王師母向你家說過親了，大約有七分成功。秀芳呀！那時候我聽到了這個消息，簡直不知所措，我快樂得幾乎發狂。我又忍着笑問我嫂子這個消息可是真的？她說：『誰來騙你？我正想吃你的喜酒呢。』我聽了這句話便知道不是假的了，但又疑是在夢中。以仙子般的你，竟然快要做我的未婚妻，這是我雖欲夢想而不得的事，如何這個消息會入我的耳中？但是事實是這樣的，於是我越想越覺到我的幸福比誰也大，越想越覺到我是天之驕子了。

可是世界上大失望的事是往往跟着機厚的希望而來的。我因為紀念着大約有七分成功的語，所以不時的問我母親幾時可以說定此事。我母親說過幾天才能分脫。又過了二星期的時候，我母親便在我火熱的心上澆了一盆冷水，令我頓然如墮大海。她說：你母親不贊成這親事，因為一則你是三房獨一的女兒，你們是要招贅的；二則你父母的意見要把你許給你們本鄉人，以便日後的依靠。要招贅，我未始不可以不顧別人的譏笑而遵照你父母的話；但我不是江陰人，我是與你們相差無多路的蘇州人，總算是異鄉人，無論如何，我是沒有希望的了！我母親一邊這樣講，我坐在燈光照不到處，一邊暗自流淚。

三房就只你一個女兒，一先要許給本鄉人……難道異鄉人就那樣喝呀！肚會上竟尚留有這一種謬見。我越想越恨，我恨你父母的頑

腦爲什麼這樣別舊！可憐我只能抱恨終天了！但是你呢？你心中如果沒有我則已，如果有我，我知道你必不會忘掉，我知道你將來難免從了你的父母之命嫁給你們的本鄉人，你的心底也必時常有我的小影跳動着。我們只好兩心相印罷了。

但是我所殷憂的恐你尙不知我的素心。你不嫁我，你也许嫁一個比我好十倍的人，我一樣也很歡喜。只是你不要忘了我，你將來在月下花前，想起青春的前歲來，只要記得尙有我這樣一個傻子，老是呆立在街前向你們的睜白痴似的情狀就好了。但是我那能够希冀你這樣呢！我們從前雖是相對而居，雖然我是傻子般的常立在街前向你們的睜白痴似，雖然你也有時從窗隙裏從牆角邊探着秀髮覆額的頭向我偷窺，雖然我買了一張編好的畫片寫上幾句贊美欽佩你的話，展轉託人

燒給你，還你不煮的收，但是我們畢竟沒有交談過，畢竟沒有傾過我們的積憤，我雖認以為你的心底一定有個獨立在窗前的我在，這那能作為事實呢！如果你的心底並沒有我這樣一個人，即有之也不過是一個可笑的傻子，那我不是更無所指望了嗎？啊！秀芳！你究竟心中是否有我這樣一個人？我恨沒有機會來跪在你的面前一問你的究竟。

我已是絕望了，我的心也死了，我惟一的痴想只願你永不忘掉我就好了。但是我還有一層殷憂，我不能不為你担着。就是我雖則絕望，一定有一個人對於你是有希望的，不論那人是你們的本鄉人或是異鄉人，如果是一個不能了解天地間情的真諦的人，雖則你父母把你許給他了，你也曲從了你父母的命令嫁給他了，但是我還要為你痛哭。為什麼一朵鮮豔的花要被村俗所拘折？為什麼一池皎潔的清水要倒下去？

泥？這叫我怎麼不要痛哭呢？

噢，秀芳！我是對你沒有希望了！不曉得那一個有福的人能享受呢？

我是時常在這般痴想，我深愛那個有福的人，你的未來的夫婿。

雖則這樣說，我心底總是異常懊惱。我曾把我的一點痴情告訴我

的朋友，我不勝感慨的說，我你會不自覺得流下淚來。我那朋友他常常

笑我說：『你不要太痴想了！』安見得不是你家無財產的緣故，所以她的

父母不肯許給你？——誠然我家裏沒有長物，足以四配你家，但是秀芳，我

相信你的父母則固，決不以貧富爲你擇夫的標準。世界上

有錢的人很多，他然嫌個金龜婿，恐怕你也未必願意。我還聽得我大嫂

子說，有一天你家的月蘭到我們家裏來玩，他說你們那家裏有一個少

年，他因爲慕仰你的姿色，情願毀家以娶你，他家裏是很有錢的，不比我

的窮無所依，但是你母親依舊一個不答應。我不曉得月蘭來告訴這句，聞是否是用於你的指使，想來做難我從前的失望，但是你父母不貿然爲你擇婿的意思，我已約略窺見了。所以我那朋友說恐怕是我家裏沒有錢的緣故，我却相信你父母尚不是這種人。

我是如何的想你念你，在此我也不用多說，我只覺得每一想到你，自然而然有一種不可名狀的煩惱襲人罷了。我是已經絕望了的，多想也是枉然。因此，我幾次三番的想不想你，我忍心的想把深刻在我心頭的你的倩影磨滅掉，但是要如此做也是不容易的事，我沒有那麼鋒利的剗劍可以把我的情絲一剗兩斷，我只好自尋自樂了。我從前不會喝酒的，我現在也學着喝了，我什麼強喝過一片買酒，我嘗在熱鬧的酒樓上嘔吐了三五次。我不是不知酒之足以害人，我更不是不知喝酒而致

嘔吐，傷人爲更厲害，但是我全不管，你已不是我的了，此身更何足寶貴！我喝酒，我抽煙，人家都說我也學起應酬來了，有的人還稱贊我說：「一個人是應當這麼才好，否則像我從前那樣煙酒不會的，達到應酬未免太殺風景。」我聽了這幾句話，我臉上雖也不由得現着苦笑，但是我的眼淚每會悄悄的奪眶而出。我的眼淚告訴我現在我的行爲都是假的，都是違背本心的。唉！我要不違本心，我那能得人家的贊美！我那能輕易的把你忘掉！我從今以後知道世界上尚有酒這樣東西可以消愁，一醉了之後世界上更沒有什麼事物足以掛在我的心胸。我從今以後更知道要得社會上一般人的同情，便不能不作違心的事情！

我既已轉到了足以暫時忘掉你的酒之後，我便時常的同朋友們一同上酒樓取樂。但是不能鎮天的長在酒樓，更何況酒醒之時，那種回

戀你的心格外的在胸口跳躍。於是我也學作墮落的行爲了！我時常上大世界新世界去閒逛，我耳中聽着笙簫之聲，我眼中浮游着妖淫之色，我暫時把我的心來蒙住了，我什麼也不想，連最愛我的老父老母也不想，我時常流連到更深半夜才踽行歸家。我飲酒行樂，我竭力的想把你忘了。唉，秀芳！其實我的本心何曾如此？我不過想免除一點煩惱罷了。但是飲酒澆愁愁更愁，古人早就這麼說了；行樂亦豈能真把心底的創痕盡行剷去？我却偏要自尋自樂的這樣幹，結果人家都說我的志氣太頹唐了，我的面貌也清癯了。我每於夜雨蕭蕭之時，孤枕閒想，我覺得太對不住你了，我太對不住我的父母了，我也太對不住我自己了！但這類煩悶的心叫我如何安放呢？除了對不住你，對不住我父母，對不住我自己之外，更有何法？

我一方面雖然自暴自棄，自甘墮落，竭力想忘掉你；一方面想見你，一面的心却分外熱烈。我如何才可以見你呢？到你們弄堂門口候你嗎？那一帶的熟人太多了，見了不好看；若給你父母看見，更將說我爲無賴子了。到公園克路那邊的學堂門口去候你嗎？知道你是在淑秀或是育英女學？但是除此以外，更有何處足以希冀見你一面？我日夜徬徨的憂想，不消說得，我這憂想也是徒然的。但是有一天晚上我竟出乎意料的瞥見你了。那是去年五月初的一天，殘春去已無迹，只騰炎熱的空氣在空中激動，輕飄的白羅衫子正是當令之服。那天晚上七點鐘還不到，我偕着兩個親戚——一個是我表姊，一個是我表甥女——從我家裏出來，想到大世界去，我們循例須在卡德路新開路之交點乘三號電車。我忽然看見你穿着月白輕紗衫褲，額前覆着短短的一排秀髮，從你們的

弄口出來，你的旁邊尚有一個比你略長一些也穿着白紗衫褲的女子，你們很快的走近卡德影戲院那面去了，我直看你們進了戲院。我才知道你們是去看中國新出的影片玉梨魂的。出乎意料的我竟在那晚上瞥見你，雖則你是始終沒有留心到我，但我的一顆心却如何的因此而格外騷動起來呀！那時候我真想跟你們進戲院，可惜因為我必須陪我那別親戚的緣故，終於錯過了一個好機會，乘着電車走了。

「啊啊，你到喜歡看中國影片的！」我時常這樣的想——從此以後，我竟入於痴想之境了。我想我能够編一齣影戲劇本，就與我們二人的事流演成一幕悲劇，老演在銀幕上。我又想能够自己扮演劇中的主角，演得悲壯激昂，淋漓盡致。我想我這幕悲劇攝成之後，能够獲得社會上許多人的贊美。我想你看完了這齣戲之後，一定要潸然淚下，一定要

裏同情於我年來喪神失魄似的生活。於是你便寫一封情給我，說你一年來正也同我想念你一樣的想念我，並且說了許多安慰我勉勵我的話……於是你婉轉的入我懷抱，你緊緊的緊緊的伸着你的玉腕把我的頸項圍住，我們倆……了，宛如許多外國影片的結局一樣……啊，秀芳，請恕我所突！實在的，我自從去年那晚上瞥見你以後，幾乎每天是在這樣的痴想着呀！

但是痴想終究只是痴想，我不能把我的痴想實現，我終究只好是痴想着罷了。我惟有自欺絲毫，不但你如花如玉的人我是休想擁入懷抱，便連你那清麗秀逸的耐腐我也不獲再見一次。啊！我此生是虛度了，我是虛度此生了呀！

然而萬事不能預料，我在睡中夢中也料不到那天竟會在中山先

生的追悼大會裏遇見你。你那厭厭的注視，你那倖倖的低頭……但是你的臉色是多麼憔悴呀！一年不見，我知道你是爲誰消瘦？我知道你的心境是否向平如止水？你那凝眸不轉的神情，是否帶有三分怨尤的意恩？你那低頭彈巾的時候，是否心中感到特起的波瀾……啊啊，秀芳！我不圖在中山先生的追悼會中，得見你一面！我當時不知是喜是悲，我見了你那苗條的情形，我便怦然心跳；我見了你那顫悸的靚兒，我便黯然傷感。你猶是一朵含苞未放的好花，如何竟是萎縮之象？這教我心中如何不難過？那時我真想跪在你的面前，捧着你的纖纖玉手，問你所以。但是我那有這粗胆量呢？我終於看着你一步一步的離在人叢之中不見了！我終於看着你的倩影在我眼前消失了！

秀芳！我自從那天見你之後，我的一顆心更抑鬱得什麼似的。我心

中只想你爲何如此憔悴呢？唉！唉！我眼看著一朵嬌艷的蓓蕾枯萎下去，這在我是多麼痛心呀！我犧牲一切都可以，我只願把這朵蓓蕾培植起來，使她開成一朵最艷麗的花。但是不能，也不是我不能，是人家不許我這樣做。唉！秀芳！什麼都完了！

唉！唉！我從前痴想着的幻影也打破了！悲劇永不能用魔術的手段來變成喜劇，猶之眼淚永遠是帶着鹽味一樣。所以我自那天見你以來，我不再從事圓圓式的幻想，我只自承認扮演一幕悲劇中的主角。秀芳呀！我願你不要徒自憂鬱，我願你枯而復榮，我願你將自珍愛，你的前程正是一片如錦如繡的美麗的前程，就如那花事爛熳爲醉婉轉的好春一樣，你當與幽蘭競芳，你當與芙蓉爭艷！

今晚上明月在窗，獨自樓頭，甚覺無聊。拿起筆來亂塗亂寫，不覺已費了不少的紙張。明如此信未必能達到你的眼前，只是我一年以來未曾一刻忘你的痴心，我覺得已完全披瀝在這裏。倘我此信萬一能邀你的青覽，看完了後，能爲我流一滴清淚者，那我便不啻如飲甘露，我這一片痴想也不爲虛枉了。

E N D

二版 少女與婦人 (小說)

沈松泉作

實價六角

醉吻 (小說)

沈松泉作

實價四角

誘惑 (小說)

華瑞作

實價四角半

幽會 (小說)

華瑞作

(印刷中)

鴿小姐的夢 (小說)

華瑞作

(印刷中)

82

857 33

34119

111

